

金善信習錄  
種譜  
合刊

南芳題  




金薯傳習錄  
種薯譜  
合刊

中国农学珍本丛刊

金薯传习录 合刊  
种 薯 谱

农业出版社编辑部编

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14 千字

1982 年10月第1版 1982 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统一书号 16144·2432 定价 3.80 元

中日友好

万古长青

廖承志题

一九六〇年七月

# 《中国农学珍本丛刊》总序

周谷城

我国自古以来，一直以农立国。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的祖先，通过辛勤的劳动，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在某些历史时期，更有从实践中得来的、处于世界先进地位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

我国历史上，在思想教育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对农业生产与国民经济的利害关系，较有深刻的认识。孔夫子便曾兴：『吾不如老农』之叹。这句话，既象征着历史上的士大夫重视农业，也证明了我国农民的精通农业生产。

整个封建时期，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和谋求更多的经济收益，基本上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保护农业生产的措施，并以种种形式，发出重农的号召。政治的推动和农民的辛勤，促进了我国重农传统的形

成。

封建地主阶级，为了更大的经济效益，主要，当然是坚决维护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肯放松。但也有一些人，研究过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造。因而在传统的科学文化中，我国有一门具有特色，并自成体系的农学，为了有别于现代农业科学，人们称之为：『中国农学』。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中国农学的发生、发展，直到自成体系，其过程极其明显。从片言只字的记录到数十万言的科学论述，从一般的描述到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它们由简而繁，由浅而深，由粗而精的成长规律，确实是昭然若揭，顺理成章，相当完整和符合逻辑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门历史悠久的中国农学，是祖国文化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千年来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它告诉我们：我们的前人，经过了怎样的努力，才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同时，这一绵亘不绝的历史经验，也为我们今天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农业本身不是孤立的，尤其是传统农业，几乎和国民经济的任何一

部分，都是血肉相连（更不用说传统手工业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所以，中国农学涉及的范围，决不以《四库总目提要》中的「农家」为限。相信治史学的同志，都有下列同感：研究中国史，无论属于哪一时期或哪一专业，都会涉及农学，中国农学能为中国史学工作者提供极有价值的资料和令人信服的史实。

中国农学独立地成为一门专门学科，是近年来开始的，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研究手段，使这门学科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专门研究机构的建立，专门论著的编撰、出版，农学书籍的清理等等，都是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涌现出来的。所有这些，都是旧中国不可能办到的。

不过，我们所已取得的成就和我们的实际情况以及人民大众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工作者的要求比起来，相差还很远。尤其是在十多年的动荡中，许多已经取得的成果，珍贵的图书资料，不少有用的人材，均遭到了几乎彻底的摧毁，这就使我们面临的任务，比以往更加艰巨。需要付

出更巨大的劳动，才能弥补这场浩劫所造成的损失。

从我们的实际情况看来，当务之急，是文献资料的整理。中国农学和农史，也属于史学范围。史学研究的的成绩与文献资料是否完善，关系很大。农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由于各方面努力，虽已取得可观的成绩，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方面的需要，也在日益增长。更重要的是，许多过去认为早已亡佚、不可能再见到的珍籍，近年来，国内外陆续有所发现。这些前人所来能见到的善本，更需要推广，让这些宝贵的材料，能广泛地供各方面采用。

农业出版社为了满足学术界共同愿望，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编印《中国农学珍本丛刊》，专收经过专家鉴定的农学珍本，依照原来的式样，以影印的方式出版。这种影印的珍本，内容完全与原书无异，读者可以亲眼目睹本来不易见到的珍籍的真面目。这样，便能将目前所能觅得的最好本子的中国农学书籍，广泛地供应给读者。对藏书家说来，与原本分毫不爽的影印本，何尝不是可供收藏、把玩的珍品。这种珍本

的问世，对我国与外国的科学文化交流，也将起重要作用。编印这套丛刊，确实是对许多方面都很有利的工作，是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基本建设，值得我们庆幸和为它效力。

至于各种版本的校订，内容的注解、考释等工作，当然也很重要。这些任务，应由其他形式的出版物来完成。为这方面的工作，提供理想的底本，也是出版《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目的之一。

编印、出版《中国农学珍本丛刊》是十分重要而艰巨的工作，要使它付诸实现并精益求精，必须各方面共同努力。这件工作既对许多方面都是有利的，相信一定会得到来自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负责编印、出版《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农业出版社诸同志，以及这套丛刊的倡议人吴德铎同志等，为了这套丛刊所作的各种努力，值得称道，谨在此向他们致敬。

## 出版前言

中日人民友好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鉴真东渡，晁衡西来，千年传为佳话。解放以来，凡致力于中日传统友谊与文化事业的人士，都更加受到广泛的尊重与敬仰。

日本天野元之助博士，以研究我国农业史知名于世，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七十年代初，天野先生将他写成的《中国古农书考》与我社出版的王毓瑚教授的《中国农学书录》，在日本合并刊行，作为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纪念。他这种致力于中日人民传统友谊的精神，我们十分铭感。

徐光启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从现有资料看来，甘薯这一高产作物，是在徐光启时代（至少相差不远）传来我国的。徐光启本人写过一本论甘薯的专著：《甘薯疏》，是研究农业史、甘薯史的第一手材料。此书在我国已经亡佚，只有少量引文散见于《群芳谱》等书中。多年来，我国的徐光启研究者、农史工作者，均以未能一观原书为憾。一九

六三年上海出版的可称最佳版本的《徐光启集》，也只收有一篇《甘薯疏序》及少量引文。

六十年代初，吴德铎同志在一篇考证甘薯来历的文章里提到，朝鲜有一部徐有集用汉文编写的《种薯谱》。关心中国农业史研究的天野先生，等到我们的「十年浩劫」一结束，便主动将日本篠田统教授影印的《种薯谱》及其研究这本书的论文，寄给了他。正如篠田统先生所说：「《种薯谱》中前后引用的《甘薯疏》，大概是《甘薯疏》的全部了。」这一来，《种薯谱》这本书的价值，就不仅仅是一部罕见的朝鲜古农书，它所征引的《甘薯疏》弥补了我国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一大缺憾，值得庆幸！

可与《种薯谱》相互辉映的，是国内也有明代为了推广甘薯而编印的另一部专书——《金薯传习录》。这本书就目前所知，只福建省图书馆有。日本方面，据了解，只有此书的抄本，日本朋友很希望能看到这书刻本的真面目。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后，吴德铎同志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珍本传友谊》的文章，扼要地介绍了天野元

之助和篠田统两先生对中国农学史的贡献，以及《种薯谱》、《金薯传习录》等书的内容。

我社为了预祝中日人民友好和文化交流的更加蓬勃发展，决定将吴德铎有关论文附后的《金薯传习录》和吴万春译篠田统有关论文附后的《种薯谱》，编为一合刊书；同时，将天野先生著《中国古农书考》（董恺忱译）和王毓瑚著《中国农学书录》（增订本），作为另一合刊书，统列为中日人民友好纪念书籍，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以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此外，在天野先生大力协助下，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为我们提供的《全芳备祖》（残）宋刻本的影印本，也在补全制版重印中。这些书不久可与读者见面。惟日本天野元之助博士、篠田统教授和我国王毓瑚教授均不幸相继故去，未能目睹富有意义的合刊书问世，我们深为惆怅！然诸耆宿的此等业绩，将嘉惠士林，启迪后进。中日传统友谊将与日月并辉。这或许是对先驱者们的最好纪念吧！

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福建省图书馆的支援，感谢所有为重印这一合刊书而提供便利的中日两国的先生和朋友们。我们深信，他们和我们一样

衷心祝愿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万古长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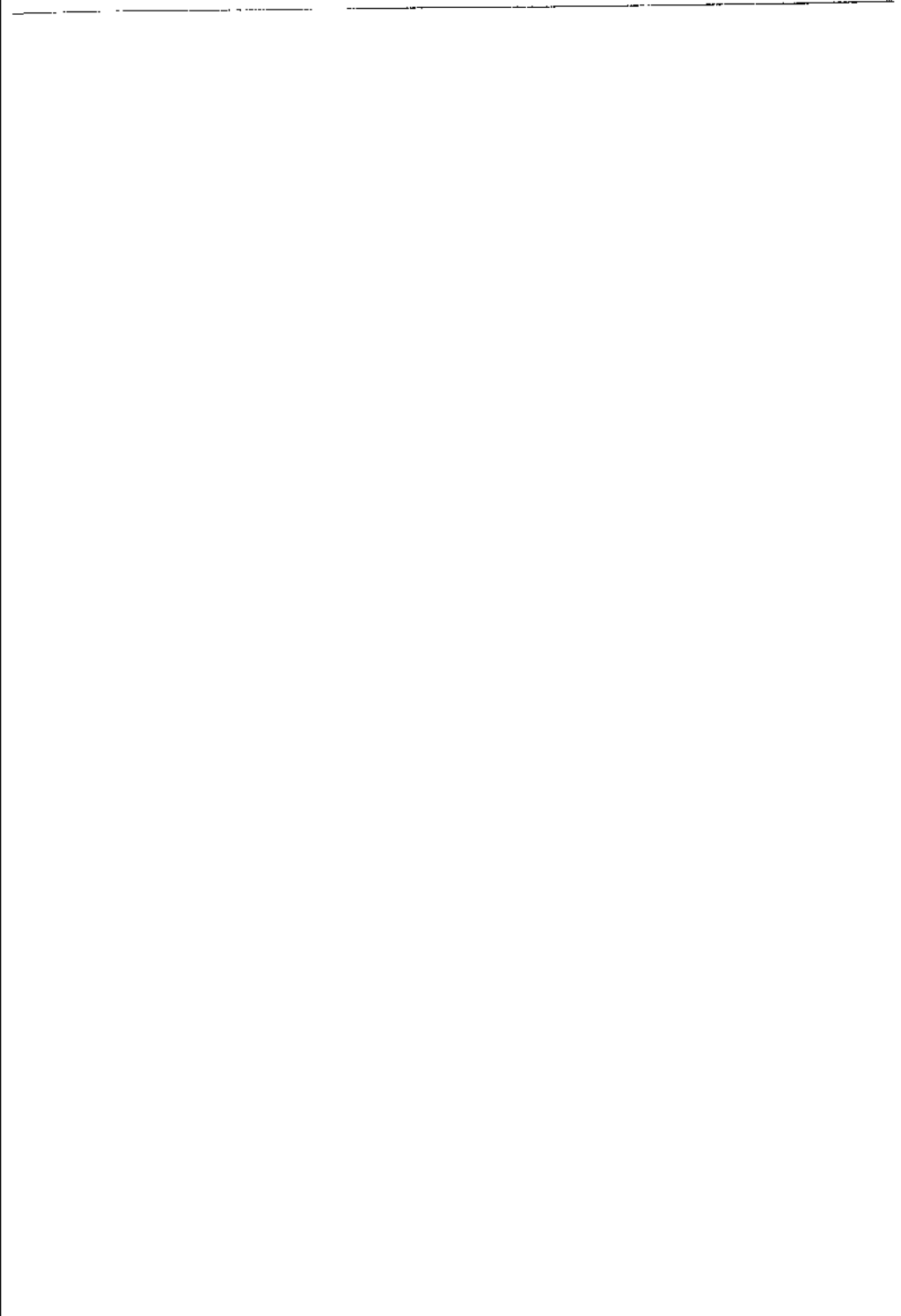
农业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一年二月

# 总目

|                        |          |
|------------------------|----------|
| 中日友好万古长青(题字) .....     | 廖承志      |
| 中国农学珍本丛刊总序 .....       | 周谷城      |
| 出版前言 .....             | 农业出版社编辑部 |
| 金薯传习录 .....            | (一)      |
| 对《金薯传习录》的再认识 .....     | 吴德铎(一七五) |
| 种薯谱 .....              | (一九一)    |
| 《种薯谱》和朝鲜的甘薯...(日本)篠田统著 | 吴万春译     |
| 许圣心校(二五三)              |          |

金  
碧  
傳  
習  
錄



晉安覺齋陳世元彙輯

乾隆丙申刪補  
興著利除蝗害

升尺堂藏板

佳南堂主人